

(清) 毕沅 著

续资治通鉴

大衆文艺出版社

第六册目录

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纪一	1
卷第一百八十四	元纪二	18
卷第一百八十五	元纪三	32
卷第一百八十六	元纪四	49
卷第一百八十七	元纪五	63
卷第一百八十八	元纪六	79
卷第一百八十九	元纪七	94
卷第一百九十	元纪八	110
卷第一百九十一	元纪九	124
卷第一百九十二	元纪十	139
卷第一百九十三	元纪十一	152
卷第一百九十四	元纪十二	164
卷第一百九十五	元纪十三	179
卷第一百九十六	元纪十四	198
卷第一百九十七	元纪十五	213
卷第一百九十八	元纪十六	228
卷第一百九十九	元纪十七	242
卷第二百	元纪十八	256
卷第二百一	元纪十九	268
卷第二百二	元纪二十	286
卷第二百三	元纪二十一	301
卷第二百四	元纪二十二	315
卷第二百五	元纪二十三	329
卷第二百六	元纪二十四	341
卷第二百七	元纪二十五	359
卷第二百八	元纪二十六	377
卷第二百九	元纪二十七	393
卷第二百十	元纪二十八	410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 纪 一 起柔兆困敦四月，尽著雍摄提格四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讳呼必赉，睿宗第四子，母庄圣太后，以乙亥八月乙卯生，实宋宁宗之嘉定八年也。岁辛亥，宪宗即位，以同母弟惟帝长且贤，尽属以漠南汉地。戊午，奉命分道攻宋，次江北，闻宪宗凶问，北还。中统元年三月戊辰朔，至开平，诸王大臣劝进，遂即皇帝位。

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 夏，四月，庚辰，诏修太庙。

郝经入见，帝赐宴大廷，咨以政事，其从行者赏赉有差。

先是宋丞相文天祥至镇江，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安抚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阨少隙，不能合从耳。”时犹未知夏贵纳款，故再成以二阨为言。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吾指挥淮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扬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扬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李庭芝，遣使四出结约。

初，天祥未至直时，扬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为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给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字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觐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

忍杀，导之如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天祥乃变姓名为清江刘洙，东入海道，遇北兵，伏环堵中得免，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馀糝羹。行入板桥，北兵又至，众走伏丛箬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张庆矢中目，身被二创，执杜浒、金应以去。浒、应解所怀金与卒，得逸，募二樵者，以黄荷天祥至高邮稽家庄。稽耸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润卫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五月，乙未朔，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于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渎。

宋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昀即帝位于福州府，改元景炎。遥上德祐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号，册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广王昀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为垂拱殿，便厅为延和殿，王刚中知福安府。金华尉赵孟奎怀太上皇后帛书间道来上，擢孟奎宗正寺簿。是日，有大声出府中，众皆惊仆。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

初，宋吴坚等来使，不得命，留馆中，高应松绝粒不语，七日而卒，贾馥庆病死。家铉翁闻国亡，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日。帝高其节，欲尊官之，铉翁辞不受。宋主昀及全太后至燕，铉翁迎谒，伏地流涕，谢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宋社。宋主昀及太后遂赴上都。丙申，见帝于大安殿。乙巳，授宋主昀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从行内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俱自经死，有留题于裙带曰：“誓不辱国，誓不辱身。”

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直学士院，苏刘义主管殿前司。宋召李庭芝为右丞相，姜才为永康军承宣使，召故相叶梦鼎为少师，充太一宫使。梦鼎闻命，即航海赴之，道梗不能进南向恸哭而还。

宋以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李世逵、方兴等进兵浙东，吴浚为浙东招谕使，邹沔副之。毛统由海道至淮，约兵会合。仍诏傅卓、翟国秀等分道出兵。时枋得败走，已不能军。沔，吉水人也。

宋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天祥以国事皆决于陈宜中，议论多不合，固辞不拜，乃以为枢密使、同

都督。天祥使吕武招豪杰于江、淮，杜浒募兵于温州。

帝召宋降将问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对曰：“贾似道专国，每优礼文士而轻武臣，臣等久积不平，故望风送款。”帝遣董文忠语之曰：“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汝主何负焉！正如汝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劳之。既至，拜同知枢密事，以陵州、藤州户六千为食（巴）〔邑〕。

以董文用为卫辉路总管。

卫辉当要冲，民为兵者十九，余皆单弱，贫病不任力役。会初得江南，图籍、金玉、财帛之运，日夜不绝于道，警卫输挽，日役数千夫。文用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言于司运者曰：“郡邑胥役足备用，不必烦民也。”司运者曰：“即如公言，万有一不虞，罪将谁归？”文用即为手书，具官职、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时耕，而运亦济。

宋直学士院陆秀夫罢。陈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旋与宜中议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谪居潮州。

时衢、婺诸州皆复为宋守，董文炳谓索多曰：“严州不守，临安必危，公往镇之。”未十日，诸州连兵来攻，索多拒战三阅月，复破婺州。衢守备甚严，索多率总管高兴等鼓噪先登，拔其城。宋权知府事萧雷龙脱走，与同里黄巡检起兵，度不能支，与麾下数人奔入闽，未出境，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杀之。

时临军赵孟全复明州，战败，见获，不屈，磔死。福王与芮从子孟余，谋举兵绍兴，事泄，被执至临安，范文虎诘其谋逆，孟余诟曰：“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庙之耻，乃更以为逆乎？”文虎怒，驱出，斩之。过宋庙，呼曰：“太祖太宗之灵，何以使孟余至此！”杭人为之陨涕。

宋故相留梦炎降。

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遣其将梁雄飞请降于隆兴，阿尔哈雅假雄飞招讨使，使徇广东。既而直谅闻闽中颁诏，乃命权通判李性道、摧锋军将黄俊等拒雄飞于石门。性道不战，俊战败，直谅弃城遁。六月，丁卯，雄飞入广州，诸降将皆授以官，俊独不受，

被杀。

宋吴浚聚兵于广昌，遂复南丰、宜黄、宁都三县。翟国秀取铅山，傅卓至衢、信诸县，民多应之者。会浚兵战败，国秀引还，卓兵亦败，遂降。

己巳，以孙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

壬申，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

甲戌，以《大明历》浸差，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从之。诏衡赴大都。

国子生博果密受学于王恂、许衡，尤为衡所推许，帝尝召试所业，嘉叹之。至是，偕同舍生上疏曰：“王者建国君民，建学为先。自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莫不有学，故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臣等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为陛下陈之：晋武帝尝平吴矣，始建国子学；隋文帝尝灭陈矣，俾国子不隶太常；唐高祖尝灭梁矣，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太宗增筑学舍，高宗立六学，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晋之平吴，得户五十万而已；隋之灭陈，得郡县五百而已；唐〔之〕灭梁，得户六十餘万而已；其崇重学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国，奄有江、岭之地，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此陛下神功，非晋、隋、唐所敢比也。然学校之政，尚未全举，臣窃惜之！臣等向蒙圣恩，俾习儒学，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常少，欲臣等晓识世务，以备陛下之任使乎？然学制未定，学徒数少，譬犹责嘉禾于数苗，求良骥于数马，恐其不易得也。为今之计，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犹未暇，宜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给各有定制，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令以本业训导。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算科则专令熟娴算数。或一艺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常加点勘，务要俱通，仍

以义理为主，有馀力者，听令学作文字。日月岁时，随其利钝，各责所就功课，程其勤惰而赏罚之，勤者升之上舍，惰者罚之下舍，待其改过，则复升之，假日则听令学射，自非假日，无故不令出学。数年后，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听学官保举，蒙古人若何品级，诸色人若何仕进；其未成就者，且令依旧学习，俟其可以从政，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终不可教者，三年听令出学。凡学政因革增减，皆得不时奏闻，则学无弊端，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然后续立郡县之学，求以化民成俗，无不可者。”书奏，帝览之，喜。

戊寅，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命耶律铸监修国史。

壬辰，以户部尚书张澍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北京。

秋，七月，丁酉，宋文天祥开府南剑州，经略江西。天祥欲还温州进取，陈宜中不从。盖宜中弃温入闽，欲倚张世杰复浙东、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开府南剑。

宋涪州观察杨立子嗣荣请降诏招谕其父，从之。

初，临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诏谕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谓使者曰：“奉诏守城，未闻以诏谕降也。”及帝烹次瓜洲，太皇太后复赐庭芝诏曰：“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答，命发弩射使者，毙一人，馀皆奔去。阿珠及遣兵守高邮、宝应以绝其饷道，博罗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驱夏贵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劝为计，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复遣使者持诏招庭芝，庭芝开壁纳使者，斩之，焚其诏于俾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又令官人出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麴蘖以给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犹力战不屈。

姜才闻高邮米运将至，出步骑五千战于丁村，自夜达旦，北兵多败。阿珠使巴延彻尔救之，所将皆阿珠麾下，才军识其旗帜，皆溃，才脱身走。时高邮水路已绝，阿珠复遣将陆路邀击米运，杀负米卒数千，由是饷益不继。

阿珠请于帝，降诏赦庭芝焚诏、杀使之罪，令早归款，庭芝不纳。会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焕守杨，而自与

姜才将兵七千趣泰州，将东入海。庭芝既行，焕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杀步卒千余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围之，且驱其妻子至阵下招降。会姜才疽发背，不能战；泰州裨将孙贵、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开北门纳外兵。庭芝投莲池中，水浅不死，遂与才俱被执，至扬州，阿珠责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愤骂不已。然阿珠犹爱其材勇，未忍杀之。焕请曰：“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阿珠乃皆杀之，扬民闻者莫不泣下。

有宋应龙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陈三十余年，至是为泰州谘议官。州守孙良臣之弟舜臣，自军中来说降，良臣召应龙与计。应龙极陈国家恩泽，君臣大义，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杀之。及泰州降，应龙夫妇自经死。提刑司谘议庐人褚一正，置司高邮，督战，亦被创没水死。淮东地尽归附。

甲寅，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回远，改从孙家务。

丙辰，遣使以香币祀岳渎、后土。

以尚书右丞阿尔哈雅为平章政事，签书枢密院事、淮东行枢密院锡奇里密实为中书右丞，参知政事董文炳为中书左丞，淮东左副元帅达春，两浙大都督范文虎，江东、江西大都督、知江州吕师夔，淮东、淮西左副都元帅陈岩，并参知政事。

是月，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卒。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拘〕〔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及卒，官为护丧还葬，谥文忠。

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

扬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宋都统司计议赵孟锦，乘雾袭其营，少顷，雾开，营中见孟锦兵少，逐之，孟锦登舟，失足堕水死，城遂破。安抚使苗再成死之。

召阿珠入朝，赐泰兴户二千为食邑。

宋杨亮节居中秉权，秀王与择，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正，遂犯忌嫉，诸将俱惮之。至是诏出兵浙东，朝臣言：“与择有刘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辅以隆国本。”潜者益急，卒遣之。与择围婺州，董文炳拒之，及还。

宋以王积翁为福建招捕使，黄恮副之。积翁兼知南剑州，备御上三州；恮兼知漳州，备御下三州。

宋张世杰遣都统张世虎与吴浚合兵十万，期必复建昌；与李恒战，兵败，浚奔宁都。

帝归自上都，以鄂啰齐参知政事。

宋太皇太后谢氏，以疾久留临安。至是，遣人自宫中舁其床以出，同侍卫七十二人北赴大都，降封寿春郡夫人。

九月，壬辰朔，命国师作佛事于太庙。

庚子，命姚枢、王磐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余听还家。

癸卯，以平宋赦天下。

丙午，敕常德府岁贡包茅。

阿喇罕、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师出明州，达春及吕师夔、李恒等以骑兵出江西，分道略闽、广。

东莞民熊飞守潮、惠，闻宋赵溍至，即以兵应之；攻梁雄飞于广州，雄飞遁，飞遂复韶州、新会。会曾逢龙亦率兵至广州，李性道出迎谒，飞与逢龙执性道，杀之，溍遂入广州。

宋知邕州宕昌马瑩将入卫，而临安已破，因留静江，总屯戍诸军。阿尔哈雅将进取广西，瑩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攻之，不克，乃以偏师入平乐，过临桂，夹攻瑩，瑩退保临江。阿尔哈雅使人招降，瑩发弩射之。攻三月，瑩不解甲，前后百馀战，城中死伤相藉，讫无降意。

辛酉，诏宋宗臣鄂州教授赵与黻赴阙。与黻入见，言宋败亡之故，悉由误用权奸，词旨激切。帝为之感动，即授翰林待制。

冬，十月，丁亥，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戊子，淮西安抚使夏贵请入觐，乞令其孙貽孙权领宣抚司事，从之。

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尔为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逊为中书右丞。

〔壬戌朔〕，宋文天祥师次汀州，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趣赣以取宁都，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洙等皆自江西以兵来会。时赏，和州宗室也。

吕师夔等将兵度梅岭，赵溍使熊飞及曾逢龙御之于南雄，逢龙败死，飞走韶州。进兵围之，守将刘自立以城降，飞率兵巷战，兵败，赴水死。

十一月，阿喇罕、董文炳攻处州，知州李珣以城降。〔甲辰〕，宋秀王与择偕弟与虑、子孟备及观察使李世达、监军赵由瑛、察访使林温、知瑞安府方洪被执，皆不屈死。

大兵破建宁府、邵武军，宋陈宜中、张世杰，备海舟奉宋主及卫王、杨太妃等登舟。时军人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兵万人，与北舟相遇，值天雾晦冥，舟得〔以〕进。

宋王积翁弃南剑，走福安，遣人纳款。至是，军集城下，积翁为内应，遂与知府王刚中同降。

宋主行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蹕，张世杰不可。初，寿庚提举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货。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寿庚遂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癸丑，併省内外诸司。

庚申，敕：“管民及理财之官，由中书铨调；军官由枢密院定义。”

高丽国王王愷更名晔。

十二月，辛酉朔，宋江西制置使赵溍弃广州遁，副使方兴亦遁。

降将王世强为乡导，破福安。王刚中既降，使徇兴化军，宋知军事陈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使，持书责世强、刚中负国，遂发民兵固守。阿喇罕复遣使招之，文龙复斩之。有风其纳款者，文龙曰：“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将林华御于境上，华反为乡导，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文龙被执，劝之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何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临安，文龙不食死。其母系福安尼寺，病甚，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子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众叹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为收葬之。

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围宋重庆，大肆剽掠，军政不一，城中益得自守。宋制置使张珣领重庆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北军，遣帅复泸、涪二州，北军以不和而溃，珣乃得入城，遣将四出，所向俱捷。珣旋遣使访二王所在，时宋主迁播闽、广，号令不达于四川，而川中诸将犹为宋守。

阿尔哈雅致书马坚，许以为广西大都督，坚不听；又请帝亲降手诏谕之，坚焚诏斩使。静江以水为固，阿尔哈雅乃筑堰，断大阳、小溶二江以遏上流，决东南埭以涸其湟，城遂破。坚闭内城坚守，又破之。坚率死士巷战，伤臂被执，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坚家世以忠勇为名将，至坚，死节最烈。淮人黄文政，先戍蜀，军溃，走静江，坚邀与同守，城破，亦被执。文政大诟，不屈，断其舌，以次刳、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绝声。

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坚部将娄铃辖，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尔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围之十馀日，娄从壁上呼曰：“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乃遗之牛数头，米数斛，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闭壁。北军登高视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齑牛，啖立尽。鸣角伐鼓，诸将以为出战也，甲以待，娄乃令所部人拥一火炮然之，声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人视之，灰烬无遗矣。阿尔哈雅悉坑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尔哈雅许以不杀，招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杀，无一降者。阿尔哈雅乃分兵取郁林、浔、容、藤、梧等州。广西提刑邛人邓得遇，闻静江破，朝服南望拜辞，书幅纸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宋主在惠州，甲子，遣倪坚奉表，诣军前请降。逾时，索多命其子元帅伯嘉努偕坚赴大都。

以哈坦、奇尔济苏领东川行枢密使，攻合州；布哈、李德辉领西川行枢密院，攻重庆，仍令德辉留成都给军食。

壬申，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为证，帝曰：“妻、子岂为证者耶？”诏勿问。

庚寅，诏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军县官吏军民：“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元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百馀件，悉除免之。”

是岁，行省云南赛音谔德齐，以所改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

义，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音谔德齐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

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音谔德齐为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遭劫掠，则罪及之。有土吏数辈，怨赛音谔德齐不已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帝顾侍臣曰：“赛音谔德齐忧国爱民，朕洞悉之，此辈何敢诬告！”即命械送赛音谔德齐处治之。既至，脱其械，且谕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诉我专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

交趾叛服不常，湖广省发兵屡征，不利。赛音谔德齐遣人谕逆顺祸福，且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音谔德齐郊迎，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

罗槃甸叛，往征之，有忧色，从者问故，赛音谔德齐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师次罗槃城，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赛音谔德齐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诸将奋勇请进兵，赛音谔德齐又不可。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赛音谔德齐大怒，遽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命左右缚之。诸将叩首，请俟城下之日从事。罗槃主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国出降，将卒亦释不诛，遂改为元江府。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

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音谔德齐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 春，正月，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于供军，免诸路今岁所纳丝、银。

兵下汀关，宋文天祥〔欲〕据城拒战，汀守黄去疾闻宋主航海，拥兵有异志，天祥乃移军漳州。时赵孟潜等军还，吴浚不至。

未几，浚与去疾俱降。

嗣汉天师张宗演召至大都，帝命百官郊劳，待以客礼，因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西诸路道教。寻令修周天醮于长春宫，事毕，还龙虎山，留弟子张留孙于大都。

癸卯，复立诸道提刑按察司。先是，监察御史姚天福谓御史大夫伊实特穆尔曰：“按察司之设，所以广视听，虞非常，虑至深远，不但绳有司已也，不宜罢。”伊实特穆尔骇然曰：“微公言，几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至是复立之。阿哈玛特不悦，左迁天福衡州路同知。

甲寅，敕：“宋福王赵与芮家赀之在杭、越者，有司輶至京师，付其家。”

宋知循州刘兴，知梅州钱荣之，并以城降。

二月，癸亥，（慧）〔慧〕出东北，长四尺馀。

广州下，遂破广东诸郡。

吴浚既降，因至漳州说文天祥降，天祥责以大义，斩之。

帝如上都。

南伐之师引还，留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王积翁副之。时北方有警，帝召诸将班师，凡诸将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统之。

壬午，蹇吉、抚二州城，以隆兴滨江，姑存之。

以西增嘉木杨喇勒智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

三月，宋文天祥复梅州。

李雄杀潜说友。

宋陈瓚举兵诛林华，复兴化军。瓚，文龙从子也。

帝以去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问便民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踰醪醴，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神赛社，费亦不资，宜一切禁止。”从之。

翰林侍制获鹿王思廉，尝进读《通鉴》，至唐太宗有杀魏征语，及长孙皇后进谏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讲衍其说。后曰：“是诚有益于宸衷。尔宜择善言进讲，慎勿以渎辞烦上听也。每侍读，帝命御史大夫伊实特穆尔、太师伊彻察喇、御史中丞萨里曼等咸听受焉。

廉希宪在江陵，疾久不愈。董文忠言于帝曰：“江陵湿热，如希宪病何？”帝即召希宪还。江陵民号泣遮道，留之不得，相与画像建祠。希宪还，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帝知其贫，特赐金钞。

夏，四月，宋广东制置使张镇孙复广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赣兵皆会之，遂复会昌县。

宋淮人张德兴，与淮西野人原寨刘源等起兵兴复，司空山民傅高举兵应之，遂复黄州、寿昌军，用景炎正朔。贾居贞使湖北宣慰使郑鼎将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与高通，请先除之以绝祸本。”居贞不可。鼎将行，留其所善部将曰：“闻吾还兵，汝即举烽城楼，内外合发，当尽杀城中大姓。”鼎与德兴遇于樊口，战败，溺死。

五月，癸巳，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资，散之贫民。

廉希宪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来问疾。希宪谓曰：“上都，圣上龙飞之地，天下视为根本。近闻龙冈失火，延烧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谈地理者感动上意。”未几，果有数辈以徙置都邑事奏，枢密副使张易、中书左丞张文谦与之廷辩，力言不可，帝不悦。明日，召忠良质其事，忠良以希宪语对，帝曰：“希宪病甚，犹虑及此耶？”其议遂止。诏征名医于扬州视其疾，希宪服药，能杖而起。帝喜谓希宪曰：“卿得良医，疾向愈矣。”对曰：“医持善药，以疗臣疾，苟能戒慎，则诚如圣谕。设或肆情，良医何益！”盖以医以讽也。

辛亥，以河南、山东水旱，除河泊课，听民自渔。

乙卯，选蒙古、汉军相参宿卫。

六月，辛酉，宋文天祥军入零都。

丙寅，宋涪州安抚杨立及其子嗣荣相继降，命立为夔路安抚使，嗣荣为管军都统。

秋，七月，宋文天祥遣赵时赏等分道复吉、赣诸县，遂围赣州。衡山人赵璠、抚州人何时皆以兵应之。

壬辰，敕：“犯盗者皆弃市。”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寡，似难悉置于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

漕司议通沁水，使东流合御河以便漕，董文用曰：“卫为郡，地最下，大雨时行，沁辄溢出百十里间，雨更甚，水不得达于河，

即浸淫及卫。今又道之使来，岂惟无卫，将无大名、长芦矣。”会朝议遣使相地形，文用上言：“卫州城中浮图最高者，才与沁水平，势不可开也。”事得寝不行。

癸卯，诸王锡里济劫北平王于阿里玛图之地，械系右丞相安图胁诸王以叛，使通好于哈都。哈都弗纳，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兵往御之。

乙巳，宋张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时汀、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畚妇许夫人所统诸峒畚军皆会，兵势稍振，寿庚闭城自守。世杰遂传檄诸路，陈瓚起家丁，召募五百人应世杰，世杰遣将高日新复邵武军。淮兵在福州者，谋杀王积翁以应张世杰，事觉，皆为积翁所杀。

丙午，置御史台于扬州，以都元帅姜卫为御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卫曰：“陛下以臣为耳目，臣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下情何由上达！”帝嘉之，命御史台清其选，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议其可否，不协公论者，即劾去之。

戊申，东川都元帅张德润取涪州。

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以达春为右丞，敏珠尔丹为左丞，李恒、蒲寿庚、程鹏飞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

丁巳，以参知政事、行江东道宣慰使吕文焕为中书左丞。

诏皇子安西王北征，命王相商挺曰：“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挺进十策于王，曰：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敬民生，一事权，清心源，谨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为置酒嘉纳。

八月，李恒遣兵援赣，而自将攻文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战钟步，不利。时邹沔聚兵数万于永丰，天祥引兵就之，会沔兵先溃，恒追天祥至方石岭，及之。诸将巩信以短兵接战，恒疑有伏，敛兵不进。信坐巨石，馀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动，恒从间道就视之，创被体而死不（仕）〔仆〕。天祥至空坑，兵尽溃。时赵时赏坐肩舆，追兵问为谁，时赏曰：“我姓文。”追兵以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与杜浒、邹沔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颇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将皆被执。时赏至隆兴，愤骂不屈，僚属有系累至者，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耳，执之何为！”得

脱者甚众。临刑，刘洙颜自辩，时赏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执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属于燕，二子死于道。信，安丰人也。

九月，戊申，页特密实破邵武军，入福安。宋主舟次广之浅湾。命达春与李恒、吕师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岭，蒙古岱、索多、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合追宋二王。

宋张世杰使谢洪永进攻泉州南门，不利。蒲寿庚复阴赂畚军，攻城不力，得间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来援，世杰解围，还浅湾。刘深言王积翁尝通书于张世杰，积翁亦上言兵单弱，若不暂从，恐为合郡生灵之患，帝原其罪。

昂吉儿等将兵袭司空山寨，破之。黄州复破，杀张德兴，执其子以去。傅高变姓名出走，寻被获，死之。

巴延讨锡里济，遇于鄂勒欢河，夹水而陈，相持终日，俟其懈，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破之。锡里济走，死。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未，享于太庙。

宋以陆秀夫同签书枢密院事。秀夫之谪，张世杰让陈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还行朝。时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独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湿，左右无不悲恻者。

甲申，以行省参政呼图特穆尔、崔斌并为中书左丞，鄂州达噜噶齐张鼎，湖北宣慰使贾居贞并参知政事。

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昨奉旨许令仍旧，乞降玺书。”从之。

索多至兴化，宋陈瓚闭城坚守。索多临城谕之，矢石雨下，乃造云梯炮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战终日。获瓚，车裂之，屠其民，血流有声。

十一月，达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会于广之富场。索多取兴化军及漳州，进攻潮州，守臣马发竭力拒守，恐失期，舍之去。至惠州，与吕师夔合军趣广州。〔庚寅〕，制置使张镇孙及侍郎谭应斗以城降，达春遂蹙广州城。

元帅刘深攻浅湾，宋张世杰战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山中居

民万馀家，世杰买富民宅，以居宋主，军士多病死。世杰复奉宋主赴井澳。陈宜中遁入占城。

诏：“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死；其分用者减死，杖之。具为令。”

庚子，以吏部尚书巴图鲁鼎参知政事。

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

时军士俘温、台民男女数千口，浙东宣慰使陈祐新至，悉夺还之。未几，行省催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馀，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祐检复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仓猝不及为备，遂遇害。

十二月，庚午，宋梁山军袁世安以城降。

乙亥，以参议中书省事耿仁参知政事。都元帅杨文安攻咸淳府，克之。

丙子，宋主至井澳，飓风大作，舟败，几溺。宋主惊悸成疾。旬馀，诸军士稍集，死者过半。刘深攻井澳，宋主奔谢女峡，复入海。深追至七里洋，击败之，获宋主之舅俞如珪。宋主欲往占城，不果。

是岁，遣使征缅甸朝贡，不从，率从侵扰永昌。云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馀而还。

至元十五年宋景炎三年，五月后改祥兴元年 正月，癸巳，西京饥，发粟赈之，仍谕阿哈玛特广贮积，以备阙乏。

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噜噶齐台哈布哈，以按察司发其奸赃，遣人诣省自首，反以罪诬按察御史。台臣奏：“按察司设果有罪，不应因事而告，宜待文焕等事决，方听其诉。”从之。

己亥，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子女及为娼者，卖买者两（从）〔罪〕之，没其直，人复为良。

山东提刑按察使徐世隆移淮东，宋将许琼家僮告琼匿官库财，有司系其妻孥征之。世隆曰：“琼所匿者，故宋之物，岂得与今盗官财者同论耶？”同僚不从，世隆独抗章力辨，行台是之，释不问。

戊申，从阿哈玛特请，自今御史台非白于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

降封宋福王与芮为平原郡公。